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八王之亂

惠帝時八王之亂晉書彙敘在一卷通鑑紀事本末亦另為一條然頭緒繁多覽者不易了今撮敘於此武帝

臨崩欲以汝南王亮可馬懿之子武帝叔父與皇后父楊駿同輔政駿

匿其詔矯令亮出鎮許昌惠帝既立賈后擅權殺楊駿

廢楊太后徵亮入與衛瓘同輔政亮與楚王瑋武帝第五子惠帝之弟

不協瑋諂於賈后誣亮瓘有廢立之謀后乃使帝詔瑋

殺亮瓘又坐瑋以矯殺亮瓘之罪即日殺瑋后益肆淫

恣廢太子適 惠帝長子非賈后生弒楊太后時趙王倫在京師懿第九子惠帝

之叔 素諂賈后其嬖人孫秀說以太子之廢人言公實與

謀宜廢后以雪此聲倫從之秀又恐太子聰明終有疑

于倫不如待后殺太子而廢后為太子報讐可以立功

乃使后黨諷后后果殺太子倫遂矯詔與齊王齊王攸之子也

弟率兵入宮廢后幽于金墉城尊害之倫自為相國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恃勢肆橫罔內懷不平秀

覺之出罔鎮許昌倫僭位以惠帝為太上皇遷于金墉

于是罔及河間王容司馬之孫惠帝從叔時鎮長安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惠帝之弟時鎮鄴中 共

起兵討倫倫兵敗其將王與廢倫斬秀迎惠帝復位倫

尋伏誅穎遂還鄴罔入京帝拜罔大司馬如宣景輔魏

故事罔大權在握沉湎酒色不入朝坐召百官恣行非

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稱有詔使河間王容討罔
容遂上表請廢罔以成都王輔政并撤長沙王乂爲內

主

武帝第六子
惠帝之弟

罔遣兵襲乂乂徑入宮奉帝討斬罔容本以

乂弱罔強冀乂爲罔所殺而以殺乂之罪討之因廢帝
立穎已爲宰相可以專政及乂先殺罔其計不遂穎亦
以乂在內已不得遙執朝權于是容遣將張方率兵與
穎同向京師帝又詔乂爲大都督拒方等連戰先勝後
敗東海王越在京可馬奉之子
惠帝從叔祖慮事不濟與殿中將收乂送
金墉乂爲張方所殺穎入京等還于鄴容表穎爲皇太
弟位相國乘輿服御及宿衛兵皆遷于鄴朝政悉穎主
之左衛將軍陳軫不平奉帝討穎穎遣將孫超敗帝于

蕩陰超遂以帝入于鄴平北將軍王浚起兵討穎穎戰
敗仍擁帝還洛陽時容遣張方救穎方遂挾帝及穎歸
于長安容廢穎立豫章王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
帝之弟是為懷帝為皇太弟東
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駕容又命穎統兵拒之河橋
戰敗越兵入關奉惠帝還洛陽穎竄于武關新野間有
詔捕之為劉輿所害容亦單騎逃太白山其故將迎入
長安有詔徵容為司徒容入京逾次為南陽王模所殺
惠帝崩懷帝卽位越出討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

趙王倫將篡時淮南王允

武帝子
惠帝弟

在京師舉兵欲誅倫

為倫所殺又吳王晏

武帝
弟

亦助淮南王允攻倫兵敗被

廢後長沙王乂及成都王穎相攻時晏又為前鋒都

督此二王俱不在八王之內

晉書所記怪異

採異聞入史傳惟晉書及南北史最多而晉書中僭偽諸國爲尤甚劉聰時有星忽隕於平陽視之則肉也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數里肉旁有哭聲聰后劉氏適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等之乃在隕肉之旁哭聲乃止又豕與犬交於相國府門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冠帶綬豕犬並升御座俄而闕死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殞及甦言見劉淵於不周山諸王將相皆在號曰蒙珠離國淵謂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待汝父爲之三年當來汝且歸旣出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

宮與一皮囊曰爲我寄漢皇帝劉郎後來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俄而甦几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題曰荷尼渠餘國天王敬寄遮須夷國天王歲攝提當相見聰聞之曰如此吾不懼死也至期聰果死劉曜時西明門風吹折大樹一宿而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二寸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柯條遂成大樹石虎時太武殿所畫古賢像忽變爲胡旬餘頭皆縮入肩中此數事尤可駭異而皆出於劉石之亂其實事耶抑傳聞耶劉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變異以應之理或然也他如干寶父死其母妬以父所寵婢推入墓中後十餘年寶母已開墓

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經日而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
在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不可信然竇因
此作搜神記自敘其事如此若果非真豈肯自訐其父
之隱及母之妬耶則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晉書所
載怪異尚多固不必一一爲之辨矣

東晉多幼主

晉南渡後惟元帝年四十二卽位簡文帝年五十一卽
位其餘則踐阼時多幼弱明帝二十四歲成帝五歲康
帝二十一歲穆帝二歲哀帝二十三歲廢帝二十一歲
孝武帝十二歲安帝二十二歲至恭帝卽位年三十二
而國已歸劉宋矣蓋運會方隆則享國久長生子亦早

故繼體多壯年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
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爲矣然東
晉猶能享國八九十年則猶賴大臣輔相之力明帝成
帝時有王導庾亮郗鑒等康帝穆帝時有褚裒庾冰蔡
謨王彪之等孝武時有謝安謝元桓冲等主雖孱弱臣
尙公忠是以國脉得以屢延一桓温出而宗社幾移迨
會稽王道子昏庸當國元顯以狂愚亂政而淪胥及溺
矣國家所貴有樹人之計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
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卽

位是為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為康帝屬哀帝崩母

弟奕立是為廢帝海西公皆章太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

為恭帝皆陳太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

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

非晉之依次而立也

愍元二帝即位

晉懷帝永嘉五年為劉曜所擄次年賈疋等已奉秦王

鄴為皇太子都於長安然猶未即尊位直至永嘉七年

懷帝崩問至始稱帝是為愍帝愍帝建興四年降於劉

曜次年元帝稱晉王於建康亦未即尊位又明年愍帝

崩問至始稱帝流離傾覆中尚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謂

十二身答言 卷八
合乎禮之變者也

僭偽諸君有文學

晉載記諸僭偽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爲君子所耻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

從崔岳質通疑滯既卽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卽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氏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既卽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登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爲太子時與范勗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

聽政之暇輒引龔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咏
王尚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
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
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
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爲答書默誦之召裕使
至前口授舍人爲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
戎羌以用武爲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
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
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尚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然

魏武時何夔疏言今草創之際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夔傳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恕傳此又在陳羣之前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爲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緣勢利猥濫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原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素行羣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論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未久夏侯元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元傳而晉衛瓘亦言魏因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品惟以居位爲

重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

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時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道父

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為貶議由是沉滯累

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壽閭又亦西州名士被清議

與壽皆廢棄何纂下粹因弟哀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

見譏被廢下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

預強聘楊欣女為妻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為中正

遂貶預以清風俗輔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

以葬母洛陽不歸喪於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壽劉頌

嫁女於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正劉

友譏之頌李含為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訖除喪本

州大中正以名義貶含傳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

品傳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

子後遂合葬於前夫卞壺劾之以爲犯禮害義并劾司

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宏狗隱詔以式付鄉

邑清議廢終身傳溫嶠已爲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

徒長史以嶠母亾遭亂不葬乃下其品傳是已入仕者

尙須時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詔云魏立九品

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倫之明鏡也先帝黃紙再定

以爲選舉今又閱三年主者更銓論之是魏以來尙有

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經品定卽終身不改易其法更

未嘗不詳慎也且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

司徒舉為青州大中正尙書謂毅既致仕不宜煩以碎

務石鑒等力爭乃以毅為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

彈貶自親貴者始毅傳司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

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毅傳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

二品司徒不過沉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

等又特奏之乃為上品霍原傳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

蔽其善華為延譽得居二品軌傳王濟為太原大中正訪

問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

為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傳華恒為州中正鄉

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恒傳韓康伯為中正以周繼

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不通其議康伯傳陳慶之子暄以落魄

嗜酒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變之此皆中正之秉公不

撓者也然進退人才之權寄之於下豈能日久無弊晉

武為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十二郡

中正共舉鄭默以輩之默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為四

品臺吏訪問助中正採訪之人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

怒言於中正乃退為尚書令史卞孫秀初為郡吏求品

於鄉議王衍將不許衍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

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戎何劭初亡袁粲晉臣非宋袁粲來

弔其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

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

畏強易弱也勿可見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為輕

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據上品者非公侯
之子孫卽當途之昆弟灼傳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
在手用心百態求者萬端毅傳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
者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閥有世及
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然魏
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
卽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顯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
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爲固然而無可如何也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
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壽是傳

時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談浮虛不遵禮法籍籍嘗作大

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蝨之處禪籍其後王衍

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

樂為稱首籍後進莫不競為浮誕遂成風俗籍學者以

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

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

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籍其時未嘗無斥其

非者如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世反謂之俗吏

裴頠又著崇有論以正之頠江惇亦著通道崇檢論以

矯之惇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惇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

於此壺范甯亦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甯應

傳

詹謂元康以來賤經尚道永嘉之弊由此詹熊遠陳頴

各有疏論莫不大聲疾呼欲挽回頹俗而習尚已成江

河日下卒莫能變也今散見於各傳者裴遐善言元理

音詞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郭象談論一座盡服遐衛

玠善元言每出一語聞者無不咨嘆以為入微王澄有

高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後過江與謝鯤相見亦然

言論終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

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鯤王衍

為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亦有未了每日不知此

生當見有能通之者否及遇阮修談易乃嘆服焉修王

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指同異瞻曰

將母同戎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瞻傳郭象善老莊時

人以爲王弼之亞嬰傳桓温嘗問劉惔會稽王更進耶惔

曰極進然是第三流耳温曰第一流是誰惔曰故是我

輩惔傳張憑初詣劉惔處之下座適王濛來清言有所不

通憑卽判之惔驚服憑傳此可見當時風尚大概也其中

未嘗無好學者然所學亦正以供談資向秀好老莊之

學嘗註解之讀者超然心悟郭象又從而廣之儒墨之

迹見鄙道家之風遂盛秀傳潘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

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

倦京傳王僧虔戒子書曰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

說而便盛於塵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僧傳是當時父兄

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爲口舌之助五經中惟
崇易理其他盡闕東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
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爲談辨
之資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敬簡文爲太子
時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議論往復甚見嗟賞其後
周宏正在國子監發周易題譏與之論辨宏正謂人曰
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譏簡文使戚袞說朝
聘儀徐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袞簡文嘗自升座說經
張正見預講筵請決疑義竟伏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每
升座講經生徒常數十百人暑袁憲與岑文豪同候周

宏正宏正將登講座適憲至卽令憲樹義時謝岐何父
並在座遷起義端憲辨論有餘到溉曰袁君正有後矣
憲嚴植之通經學館在湖溝講說有區段次第每登講
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楚鮑暉在太學有疾請紀少瑜
代講少瑜善談吐辨捷如流嶺崔靈恩自魏歸梁爲博
士性拙樸無文采及解析經義甚有精致舊儒咸重之
隱沈峻精周官開講時羣儒劉焯沈熊之徒並執經下
座北面受業峻是當時雖從事於經義亦皆口耳之學
開堂升座以才辨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特所談者
不同耳况梁時所談亦不專講五經武帝嘗於重雲殿
自講老子徐勉舉顧越論義越音響若鐘咸嘆美之越

簡文在東宮置宴元儒之士傳邵陵王綸講大品經使

馬樞講維摩老子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謂眾

曰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於是各起辨

端樞轉變無窮論者咸服樞傳則梁時五經之外仍不廢

老莊且又增佛義晉人虛偽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

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蓋闕

陝樸厚本無此風魏周以來初未漸染陳人之遷于長

安者又已衰恭不振故不禁而自消滅也

按漢時本有講經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詔諸生講五

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決又施讐論五

經于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亦詔博士議郎郎官及

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使五官中將魏
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
議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經義紛繁各家師說互
有異同故聚羣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勝也至梁時
之升座說經則但以炫博鬪辯而已

清談用麈尾

六朝人清談必用麈尾晉書王衍善元言每捉白玉柄
麈尾與手同色衍孫盛與殷浩談奮麈尾盡落飯中盛

宋書王僧虔戒子謂其好捉麈尾自稱談士虔齊書戴

容著三宗論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塗
無人能解今始遇之容梁書盧廣發講時謝舉屣折之

廣愧服以所執塵尾贈之以况重席舉張孝秀談義嘗

手執栴欄皮塵尾業傳陳書後主宴宮僚所造玉柄塵尾

新成曰當今堪捉此者惟張譏耳即以賜譏又幸鍾山

開善寺使譏豎義時塵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譏此皆

清談塵尾故事也亦有不必談而亦用之者王浚以塵

尾遺石勒勒偽為不敢執懸於壁而拜之製何充詣王

導導以塵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充傳王濛病篤燈下

視塵尾而嘆既沒劉惔以犀塵尾納之棺中濛傳蓋初以

談元用之相習成俗遂為名流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

耳

騶虞幡

晉制最重騶虞幡每至危險時或用以傳旨或用以止
兵見之者輒懼伏而不敢動亦一朝之令甲也晉書楚
王瑋率兵誅汝南王亮及宰相楊駿徹夜喧闐天明張
華奏惠帝使殿中將軍持騶虞幡磨衆曰楚王瑋矯詔
衆皆釋仗而走瑋遂被擒傳瑋淮南王允擁兵誅趙王倫
自辰至申罔不解陳准遣騶虞幡解圍允兵散被殺允
倫既篡王興率兵殺其黨孫秀使倫爲手詔迎惠帝復
位傳詔者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倫長
沙王乂發兵攻齊王冏冏遣董艾率兵拒之潛令人盜
騶虞幡呼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齊王謀反冏戰敗被
擒冏南渡後桓元之變會稽王道子遣司馬柔之以騶

虞幡宣告荆江二州王敦王敦犯闕甘卓在襄陽起兵將襲其後敦懼求臺以騶虞幡止之卓桓温兵東下殷浩欲以騶虞幡止其軍温此皆騶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見有用之者

建業有三城

六朝時建業之地有三城中爲臺城則帝居也官殿臺省皆在焉其西則石頭城嘗宿兵以衛京師王敦內犯周札守石頭城開門納敦敦遂據之以敗王師後蘇峻之反劫遷成帝于石頭峻敗帝始出盧循舟師將至朝臣欲分守諸津劉裕謂兵分則勢弱不如聚兵石頭則衆力不分乃自鎮石頭果敗賊宋末袁粲據石頭欲誅

蕭道成爲道成所殺當時諺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
死不作褚淵生梁末王僧辨鎮石頭陳霸先使侯安都
往襲之石頭不甚高軍士捧安都投入女垣內衆隨入
遂執僧辨後徐嗣徽引北齊兵入石頭來逼臺城安都
自臺城以甲士突出東西掖門敗之賊還石頭遂不敢
逼臺城是也臺城之東則有東府凡宰相錄尚書事兼
揚州刺史者居之實甲嘗數千人晉時會稽王道子居
之劉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則曰留府嘗使劉穆之監
府事裕討劉毅回公卿咸候於新亭而裕已潛還東府
矣宋末後廢帝之弑蕭道成移鎮東府順帝紀蕭道成
出鎮東府輔政後進爵齊王卞彬戲謂曰殿下今以青

溪爲鴻溝溪東爲齊溪西爲宋因詠詩曰誰謂宋遺趾
子望之陳安成王頊輔政人居尚書省劉師知等忌之
矯詔令其還東府是也可見是時二城皆爲要地宋後
廢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閉臺城分人守東府石
城以拒之會帝不出乃止齊豫章王疑守東府竟陵王
子良鎮石頭而皆造私第于京師中遊讌忘返因范雲
謂重地不宜虛曠疑乃還東府子良乃還石頭緣此二
城拱衛京師最居要害故也其時尚有冶城當徐嗣徽
等引北齊兵據石頭而市廛在南路去臺城稍遠恐爲
賊所乘乃使徐度鎮冶城寺築壘以斷之此又在臺城
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魏正始晉永熙以來皆大臣當國晉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協劉隗等爲私人卽召王敦之禍自後非幼君卽孱主悉聽命於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

晉書華閭姚興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執事之實宰相執政權在臣下遂成習俗

至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

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爲心膂南史謂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於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

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
係宗足矣此當時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轉輕而
機要多任用此輩也然地當清切手持天憲口銜詔命
則人雖寒而權自重權重則勢利盡歸之如法興威行
內外江夏王義恭雖錄尚書事而積相畏服猶不能與
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權侔人主其捉車人官虎賁中
郎將傍馬者官員外郎茹法亮當權太尉王儉嘗曰我
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朱異權震內外歸飲私第慮
日晚臺門閉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門者遂不敢閉此
可見威勢之薰灼也法亮在中書嘗語人曰何須覓外
祿此戶內歲可辦百萬佃夫宅舍園池勝於諸王邸第

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出行邁勝流便邀與同歸一時珍羞莫不畢具凡諸火劑並皆始熟至數十種雖晉之王石不能過此可見賄賂之盈溢也蓋出身寒賤則小器易盈不知大體雖一時得其力用而招權納賄不復顧惜名檢其中亦有如法興遇廢帝無道頗能禁制然持正者少乘勢作奸者多唐寓之反說者謂始於虞玩之而成於呂文度此已見蠹國害民之大概甚至佞夫弑主而推戴明帝周石珍當侯景圍臺城輒與景相結遂爲景佐命至陳末施文慶沈客卿用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隋軍臨江猶曰此常事邊臣足以當之不復警備以致亾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勝道哉大

臣不能體國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轉以羣小為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

按公孫瓚常言衣冠之人皆自謂職當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

昔商販庸兒亦同此見

相墓

古人但有望氣之法如秦始皇時望氣者謂東南有天
子氣乃南巡以厭之又謂金陵有王氣乃鑿淮水以泄
之光武未貴時望氣者蘇伯阿過南陽望春陵郭喈曰
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孫皓時臨平湖開皓以問陳訓訓
曰臣止能望氣不知湖之開塞陳敏反或曰陳家無王
氣不久當滅此古來專以望氣占吉凶未嘗有相墓之
術也蓋墓術相傳始於郭璞然後漢書袁安傳安覓地

墓父有三書生指一處云墓此當世爲上公從之故累世隆盛晉書羊祜傳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祜乃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祜墮馬折臂果位三公則又在璞之前卽璞本傳載其卜筮靈驗之處甚多謂先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受業公授以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亦未嘗及相墓也又璞所著書載其靈驗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費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韻一篇注爾雅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及所作詩賦誄頌共數十萬言亦未有所謂墓經也惟傳內稱璞墓母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又

璞爲人葬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帝曰當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後世皆以爲葬術之始也而葬術之行實卽由是時而盛陶侃將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謂曰前岡見有一牛眠山汙中若葬之位極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當出二千石侃尋得牛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葬其父後侃果爲三公訪爲刺史晉書周允傳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後果爲天子齊高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遺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

給事齊高乃說曰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

後果登極南齊宋齊一紀齊高之母劉氏與夫合葬時墓工始下

鋪有白兔跳起及墳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

之者謂當出暴貴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騎常侍坐事

誅伯玉柳世隆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往遊十往五

往常坐一處及卒正葬其地世隆富陽人唐高之祖父皆

以圖墓為業梁武丁貴嬪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

被俞三副以已地奏帝買葬之有道士謂此地不利長

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此慙懼而薨

昭明太子傳杜疑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惡為之逾年而

疑卒疑吳明徹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葬日

十二身符言 卷八
必有乘白馬逐鹿者過此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明徹
後果大貴明徹此皆見於各列傳者可見六朝時此術已
盛行如昭明傳曰不利長子明徹傳曰最小子大貴則
術家所云長房小房之說亦即起于是時矣

唐人避諱之法

唐人修諸史時避祖諱之法有三如虎字淵字或前人
名有同之者有字則稱其字如晉書公孫淵稱公孫文
懿劉淵稱劉元海褚淵稱褚彥回石虎稱石季龍是也
否則竟刪去其所犯之字如梁書蕭淵明蕭淵藻但稱
蕭明蕭藻陳書韓擒虎但稱韓擒是也否則以文義改
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稱猛獸李叔虎稱李叔彪殷淵源

稱殷深源陶淵明稱陶泉明魏廣陽王淵稱廣陽王深
是也其後諱世爲代諱民爲人諱治爲理之類皆從文
義改換之法

廿二史劄記卷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書多徐爰舊本

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卽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于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歷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

年記載並缺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等所補也

按王智深傳約多載宋明帝部遺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卿
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刪除可見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書

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并列

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皆列于宋書約以為桓元焦縱

盧循身為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郁僧施謝混義止前朝

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

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所刪者止于

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此之易也徐爰傳爰

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宜力為功臣之斷于是內
外博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為斷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

漢前史已有成例桓元傳宜在宋典
餘如爰議是可見爰書本體例也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

之際宜為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為宋諱乃為宋諱

者反甚于爲齊諱然後知爲宋諱者徐爰舊本也爲齊
諛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爲沈約作而不知大半
乃徐爰作也觀宋書者當于此而推之

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
偃傳在五十九卷尚之

傳反在六十六卷可見宋書時日
促迫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服審訂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作于齊其于晉宋革易之際固可無所避諱乃宋
武紀歷敘其勲高續茂以致晉恭帝自願禪位宋武尙
奉表陳讓晉帝已遜於琅琊王第表不獲通乃卽位封
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一用晉典斯固

儼然唐虞揖讓光景絕不見有逼奪之迹

紀內惟考禪時有司
以禪草呈晉帝晉帝

欣然曰桓元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
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數語畧見禪位之非出于晉帝本心至零陵王之祖

則王被廢後方慮禍自與褚妃煮食于牀前宋武使其
妃兒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卽踰垣入進藥
于王王不肯飲乃以被掩殺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爲自
古所未有則書法自應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書零陵
王薨車駕三朝率百官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
陽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壽考令終宋武之恩禮兼備者
又文帝爲太子劭所弑尤屬千古之奇變而本紀亦只
書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絕無一字及于被弑其他如
前廢帝以藥酒酖死沈慶之而本紀書新除太尉沈慶
之薨明帝賜劉道隆死而書新除中護軍劉道隆卒建
安王休仁以酖死而書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帝又賜

巴陵王休若死而書巴陵王休若薨凡遇朝廷過舉無一不深爲之諱此皆徐爰舊書也約作宋書于齊朝可無所諱爰作宋書于宋朝自不得不諱諱之于本紀而散見其事于列傳當日國史體例本如是沈約急于成書遂全抄舊文而不暇訂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則書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則書元凶劬搆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慶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書曰賜死酖死較爲得實矣

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沈約在蕭齊修宋書永光以後皆其筆也故于宋齊革易之際不得不多所忌諱如後廢帝紀但歷敘帝無道

之處以見其必當廢殺順帝紀亦但敘蕭道成之功勳

進位相國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進爵齊王增封十郡

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祿永終遜位于齊帝

遷居于丹陽宮齊王踐祚封帝為汝陰王建元元年殂

于丹陽宮年十三謚曰順帝絕不見篡奪之迹南史齊帝遜位于東邸時

王敬則以兵陳殿廷帝在內聞之逃于佛蓋下太后懼自帥奄監索之黃門或促帝帝怒抽刀殺之帝既出居于丹陽宮齊兵衛之齊建元元年五月帝聞外馳馬者懼

亂作監者殺王而以病計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其於諸臣之效忠于宋謀討蕭道成者

概曰反曰有罪如昇明元年書沈攸之舉兵反南史齊舉兵不從執政

又書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南史書粲據石頭謀誅蕭道成不果旋見覆滅吳郡太守劉

遐反南史書據郡不從執政王宜興有罪伏誅南史書或于執政見殺兗州刺史黃回

有罪賜死南史書或于執政見殺臨澧侯劉晃謀反伏誅南史書誅臨澧侯劉晃是也

其黨于道成而爲之助力者轉謂之起義如張敬兒等起義兵是也作劉宋本紀而以爲劉氏者曰反爲蕭氏者曰義此豈可筆之于書顧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見其微露實事之處如後廢帝紀謂廢帝昱無道齊王順天人之心潛圖廢立與王敬則謀之敬則結昱左右楊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呈齊王王乃戎服入宮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卽位是道成爲弑君主謀已不待辨也沈攸之傳雖不敢載其寧爲王凌死不作賈充生之語然猶存攸之上武陵王贊一書以見其忠于宋室之志

書曰下
官位重

分陝富兼金穴豈不知俯眉苟安可保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患難誠
感歷朝知遇欲報宋室耳若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圖門碎滅百死無恨

黃鳳

傳亦載其與袁粲約欲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于朝堂會粲敗乃不果劉秉傳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秉密懷異圖與袁粲及黃同等謀作亂爲齊王所誅此亦各見其盡節于宋至袁粲傳雖不敢載當時諺語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之句然傳內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乃與黃同卜伯興等謀矯太后令使伯興等據宿衛兵攻齊王于朝堂事洩爲齊王攻破石頭被殺則明著其送往事居不濟則以死繼之其志節爲不可及也又如明帝諸子傳隨陽王翽新興王嵩皆先書元徽四年年六歲下書齊受禪以謀反賜死元徽四年至昇明三年齊受

禪僅三閱歲則翽等僅九歲耳九歲之人豈能謀反而
曰以謀反賜死則齊之戕及亡國之童稚不言可知也
然則約之書宋齊間事尙不至大失實也蓋是非之公
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萬目約撰宋書擬立袁粲
傳以審於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看劉祥在承明中
同修宋書譏斥禪代事王儉密奏之上銜而不問南史劉
祥傳
又有詔袁粲劉秉同獎宋室沈攸之于景和之世特有
乃心歲月彌往宜特優獎可皆爲改葬其諸子喪柩在
西者亦符送還舊墓則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論耳

按沈約不諱齊高帝廢弑之事非彰齊之惡乃正以
見蒼梧之當廢也廢昏立明本有故事晉宋間去漢

未遠霍光廢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間故少帝義符以
失德爲徐羨之等所弑時論亦但以廢殺爲過未嘗
以廢立爲非也前廢帝子業無道明帝結阮佃夫等
一弑之時論亦未嘗以明帝爲非也當蒼梧無道時阮
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廢立之謀事洩而死廢帝齊
高亦先與袁粲褚淵謀廢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齊高是
當時朝野內外本無一不以蒼梧爲當廢齊高之舉
固協于天下之公其荅沈攸之書亦云黜昏樹明實
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張胆自認爲
理所宜然故約明書齊主順天人心與王敬則謀
廢立而不諱也其後齊鬱林無道齊明帝廢而弑之

論者亦止惡其假廢立爲篡奪而未嘗以廢鬱林爲非也至東昏無道內而始安王蕭遙光起兵欲廢之張欣泰胡松等又結黨欲廢之許准又勸宰相徐孝嗣廢之外而陳顥達起兵欲廢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廢之最後梁武起兵卒令殞命夫固皆以廢立爲勢所不得已也當東昏賜徐孝嗣沈昭略死時昭略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下官與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若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又梁武圍城日久張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絕於天斯微子去殷之時也乃遣范雲等詣梁武可見當

時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爲理之當然約之書此正見齊高之應天順人也

宋書本紀書法

史記漢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封沛公稱公封漢王稱王及卽位稱帝此本虞書舊法也宋書本紀于劉裕起事卽稱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稱公封宋王後稱王登極後稱上此又仿陳壽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卽稱太祖後乃稱公稱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紀建安元年方敘天子封太祖爲武平侯下忽改稱公殊覺兩無所着宋書于封公後稱公封王後稱王尙爲得實矣南史則于起事時卽稱帝以後封公封王及登極皆

稱帝亦是一法宋書于蕭道成書法尤有窒碍者沈約在齊朝作宋書自不敢直書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紀已稱齊王順帝紀又稱錄公齊王太尉齊王太傅齊王其時實未嘗進爵爲王也至昇平三年始進爵爲齊公若蒙上文而下應書進齊王爵爲齊公而文不可通乃書進太傅位相國封十郡爲齊公下始云進齊公爵爲齊王是稱齊王在前封齊王在後終覺文義不順南史直書蕭道成蓋易世之後無所避諱故易于下筆也

宋齊書帶敘法

宋書有帶敘法其人不立傳而其事有附見于某人傳內者卽于某人傳內敘其履歷以畢之而下文仍敘

某人之事如劉道規傳攻徐道覆時使劉遵爲將攻破道覆卽帶敘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下文又重敘道規事以完本傳是劉遵帶敘在劉道規傳內也廬陵王義真傳義真從關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來尋始得就路因帶敘宏鮮卑人本慕容超尙書元嘉中爲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敘義真事以完本傳是段宏帶敘于義真傳內也他如何承天傳帶敘謝元也何尙之傳帶敘孟顛也謝靈運傳帶敘荀雍羊璿之何長瑜三人也皆是此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爲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敘法則旣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誠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傳者多在

本傳後方綴附傳者之履歷此則正在敘事中而忽以附傳者履歷入之此例乃宋書所獨創耳至如劉義慶傳因敘義慶好延文士鮑照等而卽敘鮑照字明遠文詞贍逸又因照文詞贍逸而卽載其河清頌一篇二千餘字并敘照懼孝武忌其才故爲鄙言累句以免禍而其下又重敘義慶之事以完本傳遂覺一傳中義慶事轉少鮑照事轉多此未免喧客奪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傳而載其賦頌于本傳中今乃不立照傳而以照頌附入義慶傳成何史體也齊書亦多帶敘法如文惠太子傳因文惠誘執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帶敘柏年先在梁州平賊之績又帶敘襄陽有盜發緣得竹簡

書王僧虔以爲科斗書考工記闕文也因文惠使徐文
景作乘輿服御之屬而帶敘文景父陶仁惡文景所作
曰終當滅門乃移家避之後文景果賜死陶仁遂不哭
又如張敬兒傳因敬兒斬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斬攸
之使遂帶敘道和本姚興之孫自稱祖天子父天子身
經作皇太子云云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書有索虜傳敘魏太武後文成帝卽位之事謂太武
有六子長名晃爲太子次晉王被太武賜死次秦王烏
奕肝與晃對掌國事爲晃所譖遣鎮枹罕次燕王次吳
三次楚王太武南征所鹵獲甚多晃私遣人擇取太武

聞之大加搜檢，是懼謀行，執熹詐死，遣近侍召是迎喪。至則執之，單以鐵籠殺之。立秦王爲太子，會太武死時，使嬖人宗愛立吳王博真。後宗愛博真恐爲烏奕肝所害，殺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當立。是子濬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卽文成帝也。按魏書：太子晃極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謚景穆。次秦王翰，改封東平王。卽朱書所謂烏奕肝也。次燕王譚，改封臨淮王。次楚王建，改封廣陽王。次吳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弑。宗愛又矯皇太后令，賜秦王翰死。迎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爲宗愛所害。大臣長孫渴侯、陸麗等迎立皇孫濬，是爲文成帝。據此，則太子晃以疾薨。

非太武賜死也吳王爲宗愛所擅立非太武遺命也繼
又爲宗愛所害非燕王殺之也宋書所云蓋南北分裂
徒以傳聞爲記載故有此誤耳又如宋書柳元景傳元
景有從弟光世畱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燾
南寇時浩密有異志光世邀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
被誅河東大姓連坐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按魏書崔
浩之誅以修國史刊石于路衢爲衆所嫉事上聞故至
族誅并連及柳氏盧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國史初非別
有異圖也宋書所云蓋光世南奔時詭托之詞後遂筆
之于記載耳自當以魏書爲正北史敘太子晃秦王翰
及南安王余事俱據魏書南史柳元景傳亦但云從弟

光世畱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與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而不言浩有異圖被禍固以宋書所記不足憑也

宋書南史俱無沈田子沈林子傳

宋武開國武將功臣以檀道濟檀韶檀祗王鎮惡朱齡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爲最田子從武帝克京口平京邑滅慕容超盧循內逼田子與孫季高從海道襲廣州傾其巢穴循無所歸遂被誅戮武帝北伐田子先入武關據青泥姚泓率大衆來禦田子大破之遂平長安武帝宴諸將于文昌殿舉酒屬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後旋師畱田子及王鎮惡傅宏之王修等輔桂陽公義真鎮長安會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鎮惡出師禦

之或言鎮惡本北人欲盡殺南人自據關中田子乃矯
武帝令誅之而自歸于義真爲長史王修所殺是其身
雖死而勇烈固在諸將之右也林子從武帝滅慕容超
而盧循奄至京邑林子與徐赤特斷拒查浦赤特輕戰
而敗林子收敗卒再戰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復斷塘
而關會朱齡石至與林子并力賊乃散去武帝每征討
林子皆摧鋒居前至夜輒召還宿衛武帝北伐林子爲
先鋒殺董神虎于襄邑襲薛昂于解縣與道濟等攻蒲
坂林子以蒲坂城池堅深非可猝下潼關天險而王鎮
惡孤軍無援若使姚紹先據之則難圖乃亟赴潼關而
姚紹已舉關中之衆來設長圍諸將疑沮議欲渡河避

其鋒林子力爭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紹衆稍却林子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遂進屠定城殺姚鸞屯河上走姚瓚紹又遣姚伯子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使林子累戰大破之于是糧運無阻遂平長安擒姚泓是克關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沈約撰宋書所以不入列傳者以此二人功績詳載于自序中以顯其家世勲伐故功臣傳缺之李延壽作南史既非如沈約另有自序載其功績則自應將此二人作傳與道濟齡石等同入列傳中乃竟遺之而仍附於沈約傳內可見延壽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刪節之離合之不復另加訂正也

齊書舊本

齊書亦有所本建元二年卽詔檀超與江淹掌史職超等表上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蝕舊載五行應改入天文志帝女應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議以爲食貨乃國家本務至朝會前史不書乃伯喈一家之意宜立食貨省朝會日月應仍隸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絕行當載列女傳若止於常美不立傳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見檀超此齊時修國史體例也又有豫章熊囊著齊興統約亦著齊紀二十卷江淹撰齊史十志吳均撰齊

春秋俱見各本傳今按蕭子顯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七志而食貨刑法藝文仍缺列傳內亦無帝女及列女其節義可傳者總入于孝義傳改處士爲高逸又另立倖臣傳其體例與超淹及儉所議皆小有不同蓋本超淹之舊而小變之超傳內謂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猶未備也此正見子顯之修齊書不全襲前人也

齊書缺一卷

梁書蕭子顯傳謂所著齊書六十卷今齊書只有五十九卷蓋子顯欲仿沈約作自序一卷附於後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按南史子顯傳載其自序三百餘字豈

卽其附齊書後之作而延壽撮其略入于本傳者耶

齊書書法用意處

蕭子顯本齊高帝之孫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紀於
帝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弑宋蒼梧王之事不書但云
玉夫弑帝以首與敬則呈送高帝此爲尊者諱也其於
受禪於宋順帝之處亦仿宋書例載九錫文禪位詔絕
不見篡奪之迹然於順帝遜位時出東掖門問今日何
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則亦微露禪受事皆高帝爲
之而宋帝不知也鬱林王無道爲蕭鸞即明廢殺固無所
隱諱於海陵王紀則書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咨而
後行恩食蒸魚菜大官答以無錄公命竟不與見明帝

之目無幼主久視爲机上肉也七月廢帝十一月卽稱
海陵王有疾數遣御醫占視乃殞之本紀直書其事尤
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殺高武子孫幾盡子顯本
高帝孫幸而不死於明帝有隱痛焉故不復爲之諱也
子顯修書在梁武時其敘髣林失德之處不過六七百
字敘東昏無道之處則二千餘字甚東昏之惡正以見
梁武之兵以義舉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褚淵傳先敘其
在宋時宋明帝在藩與淵素善及卽位深相委寄臨崩
馳召淵付以後事而下卽敘其見蕭道成識爲非常人
蒼梧無道道成與淵及袁粲謀廢立粲不肯淵獨贊成
之順帝時沈攸之事起袁粲有異圖淵謂道成曰西費

易弭公當先備其內耳道成遂殺粲傳末又敘其子賁恨淵失節於宋遂終身不仕於齊以封爵讓其弟蔡通篇於淵之失節處不置一議而其負恩喪節自見又如王晏傳先敘其在宋時傾心於齊高常參密議至齊武帝更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臨崩遺詔以尙書事付晏令久於其職及鬱林無道明帝輔政謀廢立晏卽響應推奉明帝卽位晏自以爲有佐命功又如蕭謙傳先敘其在武帝時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參掌臨崩猶敕謙在左右宿直鬱林卽位更深委信謙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謙入乃安明帝輔政或不得進說則托謙入內言之其親信如此

而謙已潛附明帝廢立之際鬱林猶手書呼謙而不知
謙已爲明帝領兵作先驅也又蕭坦之傳先敘其在鬱
林時親信不離左右得入內見皇后其見信如此乃改
附明帝謀廢立蕭謙尙遲疑未敢舉事坦之曰廢天子
何等大事今曹道剛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
百歲老母豈能坐受禍敗正應作別計耳謙違遠明日
遂廢帝坦之力也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着一議而其
人品自見亦良史也古未有子孫爲祖父作正史者獨
子顯爲祖作本紀爲父豫章王作傳故於豫章傳鋪張
至九千餘字雖過於繁冗然亦不失爲顯揚之孝思也
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則應入高帝諸子傳內與臨川

王映等同卷乃以臨川等為高祖十二王編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則片為一卷編在二十二卷與文惠太子相次以見豫章之不同諸子此則苟欲尊其父而於義無當也又宗室傳衡陽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應編在高武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編次之失檢也至蕭寶寅避梁武之難逃入魏封齊王此豈得沒其實且和帝紀既稱寶寅入魏矣而寶寅傳則云中興二年謀反誅南史云謀反奔魏豈子顯修史時寶寅在魏尚無音耗而以誅字了此局耶汲古閣本如是或係傳刻之誤當別求他本校對至魏虜傳謂魏太子晃以謀殺太武遂見殺此蓋仍宋書之誤又謂

魏文明太后馮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潘以爲妾按馮后係長樂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明爲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没入宮以選爲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名爲姓故拓跋實李陵之後然甚諱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後者輒見殺按魏齊周諸書皆無此說則亦皆傳聞之訛也

齊書類敘法最善

齊書比宋書較爲簡淨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爲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槩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二十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敘法尤爲得法蓋人各

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數人如褚澄傳敘其精于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于澄韓靈敏傳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醜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尙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尙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按類敘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歷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遠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蔣詡栗

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苴氏
王君房政樊小翁等其後范蔚宗後漢書董卓傳敘
李催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敘閻柔鮮于輔等陳壽
三國志王粲傳後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
劉楨及阮籍稽康等衛覲傳後敘潘勗王象等劉劭
傳後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襲等
此本古法也齊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敘法如滕曇
恭傳因曇恭之孝而并及於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
又因普濟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
如敘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壽孔翁歸江避等俱
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梁書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續成之覽今細閱全書

知察又本之梁之國史也各列傳必先敘其歷官而後

載其事實末又載餘終之詔此國史體例也有美必書

有惡必為之諱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貴嬪薨武帝葬

貴嬪地不利于長子昭明聽墓工言埋蠟鵝等物以厭

之後事發昭明以憂懼而死事見南史及通鑑而本傳不載隋川

王宏統軍北伐畏魏兵不敢進軍政不和遂大潰棄甲

投戈填滿山谷喪失十之八九此為梁朝第一敗身之

事見南史及通鑑而本傳但云征役久有詔班師遂退還絕無一

字及潰敗之迹他如郁皇后之妬徐妃之失德永興公

主之淫逆一切不載可見國史本諱而不書察遂仍其舊也其尤顯然可據者簡文諸子大器大心大臨大連大春大雅大莊大鈞大威大球大昕大摯外尙有大欵大成大封大訓大圖而俱無傳元帝諸子方矩方等方諸外尙有方略亦無傳梁書謂其餘諸子本書不載故缺之所謂本書者卽梁朝國史也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歡河東王譽岳陽王督武昌王警義陽王鑒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繼統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書歡等皆無傳惟譽有傳而與武陵王紀同卷此必元帝時國史紀與譽皆稱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內也豫章王歡有子棟爲侯景所立建號改元未幾禪位于景

景敗元帝使人殺之此亦當時一大事而梁書無傳貞陽侯明陷於齊齊人立之入主梁祀爲陳霸先所廢齊人徵還死於途追謚曰閔皇帝又方等有子莊敬帝時爲質于齊陳霸先將篡王琳請于齊以莊爲帝卽位於郢州後兵敗仍入齊封梁王此亦皆梁末餘裔之當傳者而梁書亦無傳王琳當梁陳革命之後猶盡心蕭氏崎嶇百戰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當傳者而梁書亦無之蓋當敬帝時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館入陳以後又莫有記之者故無國史可據而梁書亦遂不爲立傳尤可見梁書悉本國史國史所有則傳之所無則缺之也南史增十數傳其有功于梁書多矣

又蕭欽有子
京在東魏朝

殺高澄應附其事於欽傳後梁書欽傳
絕無一字南史欽傳亦不附見何也

梁書編傳失檢處

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
梁書亦因之武帝卽位追尊其父順之爲文皇帝母張
氏爲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官職事
蹟已敘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萱
蒲花之祥亦卽敘于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
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
應立爲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
也梁書乃變其例編爲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按太祖
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稱非及身爲帝者而以其子係之

已屬位置失宜既係之于太祖矣則長沙王懿太祖長子也自應敘在太祖諸子之首其餘衡陽王暢永陽王敷桂陽王融亦應以次敘入總爲太祖九王乃以其没于齊朝遂不爲立傳而轉附見於其子嗣王傳內其意以臨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爲太祖五王懿暢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於父四人則係之於子強爲區別究屬無謂既不立宗室傳矣而吳平侯景武帝從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諸子內又別無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蕭景傳一似同姓不宗者

此蓋皆國史舊編之次第國史本武帝時所修以諸王皆武帝親兄弟若列作宗室傳轉似推而遠之故修史者創爲此例而不知轉多窒碍也姚察修梁書則已時代革易自應改正乃亦仍原書體例何也南史盡入之宗室傳較得矣

梁書以蕭穎胄附於其弟穎達傳內此却位置得宜蓋穎胄與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鄴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傳內而遠族又不便入宗室傳齊書蕭赤斧傳後雖附見之然梁書終不可缺也附穎達傳極當南史則亦附於赤斧傳內作齊宗室

梁書多載飾終之詔

梁書諸王及功臣列傳必載其沒後加恩餘終之詔蓋
本國史體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應刪除以省繁複乃
王茂傳詔曰旌德紀功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詔
呂僧珍傳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
規南平王偉傳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列
代通規孔休源傳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酬庸
先王令典篇篇如此殊可嘔噦其後作史者亦且知其
蕪冗至蔡道恭范雲馮道根昌義之用捨等傳則去此
冒語但存詔中述其生平功績之處斯較爲得之矣

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梁書有不必立傳而立者又有應立傳而不立者處士

之外另立知足一門其序謂魚豢魏略有知足傳謝靈

運晉書有知足傳宋書亦有知足傳

今沈約書無此門益徐愛者本也

故梁

書亦存此門然所謂知足者不過宦成身退稍異乎鐘
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耳傳中如顧憲之政績自可入良
吏傳其餘陶季直蕭眎素章傳之不勝傳也至如方伎
一門累代所不廢梁時沙門釋寶誌精于佛學能知未
來其識記往往流傳後世卽其散見于各傳者如南史
梁武紀天監中寶誌有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
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捨紀之帝年三十八
尅建鄴八十三同泰寺災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
言皆驗王僧辨傳天監中寶誌有識云太歲龍將無理

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人謂蕭氏當滅李氏當興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後爲僧辨所敗徐陵傳陵數歲家人攜以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見南史者也卽以梁書而論何敬容傳寶誌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相恐何姓者當爲其禍遂抑沒宗族無仕進者後爲河東王譽發其請囑私書遂及于敗此何敗何之驗也劉歆傳寶誌遇歆于典皇寺驚曰隱居學道精淨登佛如此三說此又見于梁書者也則其生平必尙多可紀述且王筠傳筠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是不惟爲時人所敬信并人主亦崇奉之此豈得無傳乃梁書無方

伎一門遂少此傳南史附傳於陶宏景之後可補梁書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卽序事之文亦多四字爲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叟傳敘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敘鍾離之戰康絢傳敘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于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爲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後古

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

陳書多避諱

陳書於武帝之進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奪之跡此固彷彿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恃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未回武帝崩從子文帝卽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

昌南史

本紀旣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

亦但書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卽侯安都傳亦但云昌

濟漢而薨

南史昌傳則謂濟江於中流頃之使以獨告

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與

王伯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為宣

帝所廢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于途陳書伯茂傳

但謂路遇盜殞于車中亦隱約其詞不見被害之迹也

不特此也劉師知為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

之遽牀而走曰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

見前

此則師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為之諱乃陳

書師知傳絕無一字及之但敘其議大行靈前俠御不

宜吉服一疏并載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藻等

各議共三千餘字敷演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

豈非曲爲翹護耶又如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畱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異志寄懼禍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着居士服此不過知幾能遠害耳其于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爲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爲書勸寶應臣于陳武書中并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漢臣故宜歸心于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于陳當其不仕寶應尙不失爲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爲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于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

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陳入
隋又與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賂狗而爲之立
佳傳也南史于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爲直筆而寄傳亦
全載其勸寶應之書又無識甚矣

蕭子顯姚思廉皆爲父作傳入正史

司馬遷班固沈約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嘗另立
父傳列於正史也惟蕭子顯作齊書爲其父豫章王嶷
立傳姚思廉修陳書爲其父吏部尙書察立傳凡生平
行事及朝廷之優禮名流之褒獎無一不纖屑敘入故
疑傳至七千餘字察傳亦至三千餘字爲人子者得藉
國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或疑疑傳祇載其

子子廉子格子操子行子光而子顯不載當是子顯親
爲父作傳故隱己之名至察傳并載思廉在陳爲法曹
參軍入隋爲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然傳末云察所
撰梁陳二史未畢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爾以來
稍有撰續云云而不言思廉卒於何時可見察傳實思
廉自作况察之父僧坦以醫術著于梁代官太醫丞所
得賞賜皆給察遊學事見南史而陳書察傳但云察父
上開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賞賜皆給
察兄弟爲游學之資而不言以醫術得幸并不言官太
醫丞蓋思廉耻以方伎輕其家世故諱之也則察傳係
思廉自作無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南北八朝史宋書成於齊齊書成於梁魏書成於北齊其餘各史皆唐初修成然雖成於唐初而天下實未嘗行也觀蘇洵等進陳書云陳書與宋書魏齊梁等書傳之者少秘書所藏亦多脫誤嘉祐六年始詔校讐因臣等言恐館閣所藏不足以定請詔京師及天下藏書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藉以參校又到攷等校北齊書云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靜帝紀其與侯景書則載梁書侯景傳內此外序列尤無倫次蓋原書已散佚後人雜取北史及高氏小議等書以補之者是宋時并已失其原本雖購之天下亦終

十一身各言
無由訂正也可見各正史在有唐一代並未行世蓋卷帙繁多唐時尚未有鑲板之法必須抄錄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備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簡抄寫易成故天下多有其書世人所見八朝事跡惟恃此耳若無鑲板之法各正史蓋已一部不存矣